

## 独倚门前怜桂花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出新世界。”

小时候看电影《东方红》，第一次听到这首后来耳熟能详的歌。但当时，桂花树在故乡乡村非常罕见，农历八月并不能见到遍地桂花开，乡下也难闻到桂花清幽的暗香。我并不清楚，当年我是否真的见过桂花树。我小时候知道桂花，是祖母常讲，月亮身边除了嫦娥，还有桂花树和玉兔，还有砍树的吴刚。当然，伟大领袖的词“吴刚捧出桂花酒”，如同语录般熟悉，虽不识字时，也知道。我读大学时知道了西西弗斯的故事，但很晚才将西西弗斯背石上山的故事。与吴刚砍伐桂花树的故事联系起来：“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西阳杂俎·天咫卷》）但是，我们的文化，并没有从吴刚伐桂的故事中发展出类似西西弗斯悲剧和解放了的西西弗斯一般的哲思来。

我后来跟父亲、弟弟讨论我们村最早的桂花树是什么时候才有这个问题时，观点也不一样。我觉得是东村某人家，当时他们家院子里有个池塘，池塘边好像有棵桂花树。一般农村很少人家院子里有这种池塘，是旧时大户人家传下的。父亲说，那棵不是桂花树。父亲觉得，应该是东村的华大第一个种。华大是村里在城里上过班吃公粮的人，退休回村后，热衷种些花木，我上大学时还托我想法从北京搞些菊花品种回去，说北方的菊花品种好。

父亲的记忆可能更靠谱。“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根。清阴亦可托，何惜树君园。”（李白《咏桂》）

桂花也叫岩桂，最初是山林野植，据说来自西南山林，如今遍植。“岩桂”即代表了桂花的原始出身，李白的“南山桂”也即是此意。

“散步下空阶，秋声初满树。但闻木樨香，不识花开处。”（彭孙贻《闻木樨香作》）

初到北京，北京有地名木樨地木樨园，我不明其意；北方有道菜，叫木樨肉，我也不知道何以得名；后来读《红楼梦》，黛玉称桂花为木樨，探春言此是南方叫法，望文生义，木樨地木樨园大概是过去桂花较多之地。至于木樨肉，我后来知道，是菜里边的碎鸡蛋，像桂花，故菜名木樨肉。我作为南方人，原来是不知道桂花也叫木樨的，可见桂花与我早年生活的距离。

桂花长得快，得有空间，旧时多是富贵人家庭院植物，是园林的代表性绿植。

“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杨万里《咏桂》）

小时候知道桂花树是天上月宫仙物。既是天上之物，自我等非普通农家所能有。我小时候不知道，也就很自然了。

“人间花少。菊小芙蓉老。冷淡仙人偏得道。买定西风一笑。”（朱敦儒《清平乐·木樨》）

二十四番花信，名花竞妍，不闻桂花香。偏偏西风将至，桂花灿烂而放。花虽小，却挂满树，花掩映在绿叶中，不若春花耀眼夺目，但暗香远播而常在，独成风景。故李清照云“自是花中第一流”。（李清照《鹧鸪天·桂花》）谢懋说：“占断花中声誉，香与韵、两清洁。”（谢懋《霜天晓角·桂花》）

常州译人 / 戎佩珏 戎林海

## 孟宪承：专攻教育学的常州翻译家

孟宪承（1894—1967），字伯洪，江苏武进人。191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外文系。1918年入华盛顿大学专攻教育学，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1920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又赴伦敦大学深造，研究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教育哲学。1921年11月回国，先后在国立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等学校任教。1951年，孟宪承被调到上海，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后专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三、四届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1967年7月19日，孟宪承在上海病逝，享年73岁。

孟宪承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与教育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教育概论》《教育通论》《新中华教育史》《西洋古代教育》《大学教育》《民众教育》等等。他是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在文、史、哲等方面，孟宪承

桂花也跟才华富贵相关。《晋书·郗诜传》载：“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如何？’诜对曰：‘臣鉴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郗诜因才华受举荐得官，在跟皇帝应对时，自比“桂林一枝”。后来科考中式，常被誉为蟾宫折桂、月中折桂。

如今，桂花是一种常见的观赏植物。桂花树也容易成活，南方许多城市公园甚至公路旁，后来都广植桂花树为行道树，新开发的高档住宅区，也多植桂花。秋天到这些城市，皆是满城桂花飘香，沁人心脾。

旧时故乡乡村种少桂花树，与桂花树除了桂花飘香，没啥大用有关。用乡下人的俚语说，香能当饭吃？即使能当柴火，桂花树也不如其他杂树长得快，效率高。实用主义是生活贫苦时人们的理性和审美。直到人们能够摆脱饥馑，桂花树才真正开始走进乡村。

我家曾经有棵漂亮的桂花树，属于金桂，种在晒场边紧挨稻田的略高处，遥对着我书房窗户。

这棵桂花树，是父亲手植，已近20年了。桂花树树冠葱郁茂密，已经伸展到晒场前的路上，大卡车经过，都会蹭碰到它一侧的枝叶，但它的精神从未受损——一年两度飘香，从未迟过。

父亲回忆，差不多20年前的冬天，他到我家北边庙桥北的南华附近给人打鱼，看到河边上种了很多桂花树苗，据说卖不出去。父亲每年都去打鱼，跟主人相熟，遂向主人讨了一株，主人很豪爽地让父亲挖两株走。因为路远不方便，父亲挖了一株，放在脚盆里，推着脚盆走了十多里地，将桂花树弄回了家，于是，我家门口多了一株桂花树。这也是我家第一株桂花树。第二年父亲去捉鱼，照例跟主人讨要另一株桂花树，但主人不肯了，桂花树的市场突然好起来，可以卖高价了。

与家里的其他树一样，父亲栽下之后，并没有去管这棵桂花树，而是任其生长。它也栉风沐雨，不知不觉中越长越漂亮，越长越大了。它也是我们村最大的一株桂花树。开花的时候，满村闻香。若有微风，幽香更是随风阵阵扑鼻。

后来有人恭维说，家里种了桂花树，一生都有贵人助。我们父子两代，都是亲戚不多朋友多，朋友才是我们家的贵人，但似乎跟种了桂花树无关。也有说“桂”“贵”同音，家里桂花树长得好，富贵之家。其实我家就是普通百姓，本来出了这个新时代的范进，饭碗也被我自己亲手主动打碎了。

其实，我家种桂花树，也是父亲一时的心血来潮，种种白相相，竟也成了的一方风景。

自2023年秋天传出我们村要拆迁的消息，这棵桂花树的命运，也就上了议事日程。朋友们都觉得可惜，在我们家门口，它是一片风景。

2024年3月中旬，我自湖塘回家，下车后突然觉得少了什么。原来桂花树不见了，只留下地上一个大坑。

“350元。”买树的跟母亲说。“380元，一口价。”母亲决然说：“不要我砍了晒干当柴烧。”

买树的于是将这个在我家门口近20年的桂花树挖走了。“看着眼前这个坑，我心里空落落的。风景从此我破。

我家再也没有地方种桂花树了。

任鸽，曾是一位任南大街双桂坊社区党委书记十年之久的老社区工作者。

任鸽这位女书记有点与众不同。一者，她所在的社区地位重要，地处南大街步行街的闹市中心；二者，任鸽此人，是从原单位退休以后经过竞聘二次上岗才担任双桂坊社区党委书记一职的。

2006年，南大街党工委为充实和加强地处闹市中心的双桂坊社区的领导管理力量，经上级批准，不拘一格揽人才，向社会公开招聘副主任。当时，拥有十年党龄的任鸽年届五旬，已从市储运公司退休。但她不甘就此颐养天年，还想为党再多工作几年。她看到南大街党工委的招聘启事后，就大胆报了名。没曾想，经南大街党工委时任书记朱三官面试时的一席谈，两人惺惺相惜，她真的被录用了。担任社区副主任期间，她全身心投入，尽职尽责，用自己的实绩赢得了群众、同仁和上级领导的信任，半年以后，就被破格提拔为社区党委书记。

为什么说是破格呢？因为按照用人惯例，已退休人员是不能担任领导职务的，南大街党工委任人唯贤，不但起用了任鸽，而且把她提拔为社区党委一把手。这从中也可看出，任鸽其人总有点不寻常之处。

任鸽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她拥有一颗热情豪爽之心。

老朽与任鸽的相识本身，也有一定的传奇性。因为我也是在耳顺之年退休以后再创业、办了个名噪一时的阳光培训中心的。2008年初，我们“阳光”想建党支部。不少人很纳闷，你这么个校外培训机构，老老实实在上好课得了，要成立什么党支部。可消息传到任鸽书记的耳朵里，风风火火快人快语的她，立刻差遣神经末梢都被调动起来了。“民办的校外培训机构能建立党支部，这绝对是件新鲜事，必须全力支持。”她把这件事，作为自己当时的一件中心工作来抓。不仅热情接待我和我们“阳光”的党员教工；而且一趟又一趟跑到“阳光”来对接和指导，热切期待“阳光”党支部快快诞生，快快成长，尽快培育出新党员。这就是任鸽对待新生事物的鲜明态度。从那以后，“阳光”似乎有了她蹲的点，有事没事，她几乎月月都会来跑跑看看听听。大凡“阳光”的事情，她只要能帮得上忙的，绝不打回票。“阳光”要办分部，校舍难找，她不遗余力地帮助物色；汶川地震时，她亲自捧着捐款箱到“阳光”来，让我们教工不出校门就能向灾区捐款；“阳光”荣获市教育局评估的全市民办培训机构中第一家A级学校荣誉，她喜滋滋地第一时间前来祝贺；“阳光”党支部要发展新党员了，她更是时时关心、步步指点。毫不夸张地说，

清明节，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又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气清明，万物皆显，人曰清明。《岁时百问》又曰：“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在我们常武地区的农村，对于清明节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记忆中，临近清明节，大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祭祖扫墓，吃马兰，尤其到了清明那天还要吃清明饼和折杨柳枝。所以，这些农村的清明习俗至今让我难忘。

祭祖扫墓

每到春分过后，父母就开始盘算哪个周末适合祭祖，他们很讲究地选日子，看天气后，敲定了祭祖的日子。到了那天，他们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买三荤三素和其他一些中午的饭菜。到家一切安排妥当，桌上已摆好了祭祖的菜，父亲给祖先斟酒点烛后，在门口拈香自语：“请周氏昭穆宗亲回来吃清明酒。”语毕，将三支清香插放于香炉中后，跪磕三个头，随后我们其他人依次磕头跪拜祖先。

祭祖结束后，全家人又立刻拿着准备烧化给祖先的元宝冥币上坟扫墓。一路上父亲总不忘给我们介绍一下先祖们当年的轶事，让我们这些后辈也能了解祖先创业的不易，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到了先祖墓地的父亲先把事先准备好的白纸钱放在墓顶，用泥块或瓦片压住，叫作“飘坟纸”，随后把带去的冥币元宝倒在地上，点火焚化，再磕头，再次表达对先人的怀念。母亲在一旁总是忍不住要掉几滴眼泪。于是一场对祖先的缅怀与思念以及对中国传统孝文化的践行，就这样完成了。

吃马兰

马兰是我们常武地区人民群众最喜欢吃的一种新鲜蔬菜。记得母亲每次都会说：清明前吃三顿马兰，就会眼

## 任鸽印象

说，“阳光”之所以能在几年内发展四名新党员，其中渗透着任鸽书记的不少心血。更让我们暖心的事情是，她不仅自己挤出时间参加过我们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她还多次向南大街党工委和钟楼区委组织部汇报“阳光”的党建情况，惹得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都跑来专题考察“阳光”丰富多彩的组织生活事迹。

任鸽给我的第二印象，是她拥有一颗上善若水之心。

大凡常州人都知道，地处闹市中心的双桂坊社区，不仅店铺林立，商业繁华，老板云集，而且流动人口也高度集中，社情尤为复杂，是个很难管理的地方。任鸽在任期间，却能把它打理成江苏省级和谐示范街区，其中奥秘何在呢？

任鸽是个老党员，她之前从大东北辗转贵州黎阳，又从贵州调到常州，年轻时做过单位里的团总支书记，阅历丰富，党性非常强。她时刻牢记，共产党的干部就得时时事事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尖上。而社区干部呢，没有惊天动地之举，反而绝大多数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婆婆妈妈家长里短芝麻绿豆类的小事。可任鸽就有本事把这些小事做好做出自己的特色来。

她针对本社区流动人口多、流动党员多的复杂社情，别出心裁地搞了个“商汇党建”窗口，由社区工作人员主动出击，寻觅流动党员，从而让那些本来没有“根”的流动党员有了“根”，让这些小微企业的“口袋”党员有了“家”。她还采取措施为少数民族党员成

立临时党支部，让他们也都有了归属感；对那些刚踏上社会的大学生党员，她安排专人负责帮他们接转组织关系，甚至指导他们如何创业或找工作。据来“阳光”工作的几位大学生党员反映，她们原先所在的社区，才没有这么健全的党建机构呢。任鸽这个书记，与社区群众心贴心。

给我的第三印象，任鸽拥有一颗不达目的誓不休的执着追求之心。

这种执着追求，主要体现在她全心全意为辖区群众和企业排忧解难之中。不说别的，就举她为我们“阳光”办的几件大事吧。

2008年，连我都瞒着，她跟“阳光”办公室主任卢国芬等人联手，为我争取到一项殊荣。那一天，“锵锵隆冬锵锵”，“阳光”门前响起一阵锣鼓声，我才知道，原来是她和社区董主任带领工作人员给我送奖杯来了：我懵里懵懂地成了“钟楼区关爱职工十佳企业家”之一。

2009年，眼看社区里有些低保家庭孩子的学习跟不上，忧心忡忡的任书记就想了“阳光”。她多次来“阳光”与我磋商，终于达成一致：“阳光”给社区所有低保家庭的孩子留20个免费培训的名额，由社区通知这些家庭，凡愿意来“阳光”参加培训者，先报名的优先，后报名的等下学期有了名额再上，为这些孩子创造了一次提高学习成绩的机会。

2010年，她又为“阳光”争取到

一次为社会作贡献的良机。事情是这样的：广化小学有对双胞胎孤儿，因父母双亡，寄养在舅舅家里，大字不识半个的舅舅和舅妈也没法关心两个孩子的学习。任鸽知道后，又着急上火，匆匆跑到“阳光”来找我协商。我一听，这不正好是我们“阳光”应该尽绵薄之力的机会吗？当即欣然领命，让双胞胎先上双休日的免费培训课，后来干脆连每天的晚托班也让他俩免费参加了。

2011年，钟楼区第九届党代会召开之前，任书记又为“阳光”争取更大荣誉了。她向南大街党工委和区委组织部汇报“阳光”党支部作为全市校外培训机构唯一的党组织，独辟蹊径，快速成长为“阳光”坚强的领导核心，短短几年，就发展了四名教学骨干成为新党员。最后，任鸽力主把双桂坊社区唯一的一个党代表名额给了“阳光”，让我这个当时已年届七旬的老汉当了一回党代会代表，美美地光荣了一把。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对“阳光”是这样，她对辖区内的其他企业和广大群众也都是这样。谁有难处，只要她力所能及，一定竭尽全力：帮。

可是，每当听到赞誉，她总有句口头禅：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社区工作者，做了我该做的那点事，不值得赞颂。

任鸽的螺丝钉精神，如冬日的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2016年，任鸽十年任期届满，她终于回归家庭，开始安享晚年了。



任鸽(中)代表市总工会为“阳光培训中心”颁发工人先锋号牌匾。

传统民俗 / 周星

## 难忘儿时清明节



资料图片

清目明。所以每年春天，我们都会去田埂边上挖马兰。挖回来的马兰洗净煮熟切碎后，放点盐、味精和麻油凉拌着吃，味道真是好极了！有时候也把马兰和豆腐香干一起炒，绝对是一道美味。

其实，马兰的功效不少，最明显的就是补血止血。父亲说他们小时候手指头流血了，就直接把马兰捣碎敷在上面，效果非常明显。大人们对此知道的也不少，所以即便是有小孩子不喜欢吃，他们也会变着花样哄骗小孩子吃。而我们这些小孩子自然也不会去探究其中真伪，对着那一大盘马兰狂吃一气，只为图一个吉利。

吃清明饼

现在流行吃青团了。但在我小时候，清明节吃得最多的就是清明饼。我不知道清明饼产生于什么年代，也不

清楚这背后到底有什么说法。只知道每到清明节，我们常武地区家家户户都要做的。清明饼的做法也很简单：把米粉加水揉成米团，将米团分为若干剂子，捏成饼状。平底锅中放少量油，将捏好的米饼放入，两面煎黄，加水与饼齐平，放入绵白糖，盖上锅盖，听到“滋滋”声，说明水已煎干，打开锅盖将饼翻面，盖上锅盖，再等水煎干。当再次听到“滋滋”声时，打开锅盖收干水，看到饼的表面焦硬，就可以起锅了。看着盛在盘子里香喷喷的清明饼，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此时，母亲是绝对不允许我先吃的。因为她要把这些清明饼先供奉神明和祖先，美其名曰：先有神灵和祖先，才有后代子孙。好不容易等到可以开吃了，我迫不及待用筷子夹起一块清明饼就咬了一口，那感觉真是糯韧绵软，清香扑鼻，吃

起来甜而不腻。连吃几块，真有种大块朵颐、酣畅淋漓之感！

只是如今，再吃清明饼，早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感觉了。

折杨柳枝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似乎特别钟情于折柳这一习俗。唐朝张九龄在《折杨柳·纤纤折杨柳》写道：纤纤折杨柳，持此寄情人。李白更有“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的千古佳句。显然，折柳是古人情感表达的一种有效手段。

在我记忆中，清明节当天折杨柳枝的习俗是最难忘的。

那天早上，母亲到外面砍了很多杨柳枝回来，到家后，把其中一根杨柳枝一把捋到头，成为一个球状，然后让我扛着走。于是，我就兴高采烈地扛着那杨柳枝在门外跑来跑去，边跑边唱母亲教我的民谣：清明戴杨柳，下世有娘舅，但那时我终究不太明白这民谣背后的故事。后来母亲告诉我这是一个传说：古代有人错杀了自己的娘舅，为了让大家牢牢记住这件悲痛的事情，就在清明节这天斩削许多杨柳枝条插在显眼处，来证明这一天已经代替杀人之罪，寓意“今世没了娘舅，下世总该有娘舅了”吧！其实，在我们常州话中，“娘舅”和“杨柳”发音是差不多的，我估计就是采用它们的谐音罢了。

打发了我以后，母亲就把剩下的杨柳插在门上、窗上，甚至灶头上的灶王爷前也放了一枝杨柳。关于家中屋前屋后插杨柳的说法也有很多：有的说是希望家中像杨柳一样充满活力；也有的说这些杨柳能够辟邪避蛇虫；还有的说杨柳插上就能活，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荫。反正是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寄寓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今，那些镌刻在记忆深处的民俗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慢慢消失，而那份曾经的快乐却永远铭刻在心头。当我们在几十年后再细细品味这份浓浓的民俗味儿，我们真为自己能赶上那个年代而自豪。这一份藏于心中的快乐和甜蜜，将会保存到永远！